

缺席的在场者

2010年7月下旬,作为《解放军报》记者,我先后登上中国新老两代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五号”和“远望三号”,从长江驶向大海,经过南中国海,穿越赤道,西跨印度洋,东进太平洋,参与执行数次卫星海上测控任务。

“远望号”这个名字无疑充满诗意,它连接着深邃的太空和浩瀚的海洋,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它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神秘。“远望人”长期坚守在祖国航天事业的最前沿,守望着从祖国腹地长途奔袭而来的一枚枚火箭、一颗颗卫星,但是他们永远都不会成为庆功宴会上的主角,不会成为被鲜花掌声包围的宠儿,而只能是一群名副其实的“缺席的在场者”。

跟随“远望号”出海140天,我也是个“缺席的在场者”。我真实地记录了众多船员的思想、情感、生活以及数次测控现场实况,然而却只能作极其有限的报道。于是,我将目光投向了茫茫大洋,寄望从辽阔海天中寻找到别样的激情。在海风的浸润下,我的观察与体验仿佛弥漫着一一种诗性的光芒,我的无边的孤独与寂寞也便成为了诗意的栖居……

在海上,慢慢“想”

好多天没有看到船了,好多天没有看到海鸥了,南太平洋上,一片亘古的沉寂,只有夜里吼叫的风声,只有不绝于耳的海浪声。我们的船在浪涌的撞击下,不时发出低沉的呜咽声。朦朦胧胧中,我甚至能够听到钢板连接处或拉伸或紧缩而发出的嘎吱声。大海的伟力,有时会让人恐惧,这恐惧其实来自大海的变幻莫测,来自于人力无法控制进而产生的迷惑。

置身于广阔无垠的深海,周遭没有参照物,只有无定的浮云,在变换着颜色和形状。趴在舷窗上,望向天际,猜度着云的模样,思绪往往会被带到遥远的虚空。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想不到,思维进入单纯甚至静止的状态,其实是一种宁静的享受。

我的大脑早已习惯了一天到晚不停地运转,即便在睡梦中,还会有离奇的遭遇。想工作、想学习、想恋爱、想人际、想家庭、想亲友、想事业、想未来,理想、空想、幻想、遐想……每天不知有多少脑细胞在无尽的“想”与无谓的“想”中被消耗掉,但却无法不想,因为拼命地控制不想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想,这种类乎悖论的状况,会把人逼入神经官能症的死角。巨大的思维惯性下,脑子没日没夜地运转个不停,头发也依然大把地脱落,可也未见我想出什么哲理来。于是乃知,想与思想原是不同的概念。

藏青色的深海,好比一块巨大的滤镜,过滤掉生活中很多世俗的想法,毕竟在茫茫海上,很多事情想也无用,更遑论实际的行动。当各种“想”没了现实的指向,没了行动的支撑,没了欲望的催化,也就失去了飞速运转的动力,日子一久,也便懈怠了。想法少了,感受自然多起来,人会变得敏感而多情,面对着南半球冬季里寒冷、阴郁、荒凉的海,竟也会不自觉地产生“春暖花开”的错觉,慢慢想来,原来是一首诗在潜意识里作怪。

人的思想也如这深沉的大洋般无边无际,无法掌控,其实源于无所掌控。在无物之海思无物之“想”,本就是一种空空的“想法”,一时间想不清楚,也就只能慢慢想了。

隐匿的时间,错位的空间

晚饭后,广播通知,船时从18时调至19时,这已经是最近10天来的第4次调时了,这就意味着船上的时间比北京时间快了4个小时。在大海上航行,晕船不算最难受的,咬咬牙就挺过来了,倒时差才是最难受的。首先就是人睡困难。当船上熄灯时,北京时间可能才刚吃过晚饭,对于平时夜里十二点才睡觉的我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精神头足得很,现在却要熄灯睡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生出困意时,天却快亮了。

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其实就是一步步降低自身要求,减弱身体敏感性,模糊自身感受的过程。



生理上的反应很明显,心理的感受却很难说得清。我似乎觉察出身体与心灵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运动,被隐匿的4个小时,将身体隔在了后边,心却飞向了前方。一种孤独感笼罩了我,我清晰地触摸到了时间与空间的错位。

4个小时有多长?长到我会错过陆地上朋友打来的不多的几通电话,我会错过给别人打电话的最佳时间。我并不会经常打电话,但当我想打电话时,对方或是正在上下班的路上,或是已然进入梦乡,有时则是船上的通讯因为任务转换而中断了。试着打过两次电话,都是不合对方的时辰,简单寒暄了两句,就主动挂断了。听着话筒中传来的嘟嘟声发呆,有点茫然,又有点失落。打电话的兴致逐渐减弱,自然就盼着接到电话,这念头尽管温暖,但在此时此刻看来却无比虚妄,远远无法满足内心的虚空。细细咀嚼,便尝到了没有人思念自己的悲伤,尽管更多的是一种倾向于极端的幻觉。这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病症,尤其是当你早已习惯了整日被电话包围,当你习惯了随时随地感受得到别人对你的需要,当你习惯了经常看看手机上有没有短信到达,当你习惯了听到手机铃声响起,就会突然间发现,一旦被剥夺了各种信息对自我的刺激时,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不适应症。

对于时差,更准确的感受,其实是空间距离的放大。当你知道亲人朋友与自己的时间同步时,心里会有一种安全感和一种亲近感,这种随时随地可以保持联系的在线状态会令人忽略距离的遥远。反之,就会有一种一切失去联系的焦虑感,一种无依无靠的孤独感,一种一切失去控制的荒谬感。这种感觉时而强烈,时而模糊,沉溺其中便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失眠,被诸如压抑、空虚、焦虑、烦躁等不良情绪包围。

让自己忙碌起来或许是对抗时差最有效的方法。时间其实并非最大的烦恼,空间才是焦虑的源头。茫茫大海,无边的寂寞,相似的景致,差不多的生活,日复一日。出海一个多月了,开始进入一种难以自制的烦躁状态,注意力无法集中,各种想法开始多了起来。而逐渐累积的时差作用于身体,更加剧了心理对于空间错位的敏感。原来我真难以克服的,是无法想念他人的障碍;真正难以忍受的,是不被他人想念的幻觉。

海上读书慢

上学时常为无法及时读完师开列的书单而苦恼。浩如烟海的经典名著犹如豪门盛宴上的美饕佳肴,养眼养心不假,但眼花缭乱之间反倒不知从何处下箸。流水般的宴席,会不停地更换酒店和菜式,如果嘴巴不够快,则会与诸多天下美味失之交臂,然而如果只顾了爽嘴,肚子又会吃不消。既要满足口腹之欲,又要保持优雅体面

的吃相和身体的健康,似乎就需要达到一定的境界。感觉这与读书有些相似。

出海前,一件恼人的事情就是准备随身携带的书。漫漫苦旅,何以消遣?自然是看些轻松“好看”的小说喽!遥遥归期,清静无忧,自然是做做研究、啃些平时很难坐下来读的理论大部头的好时机喽!偏偏是这些书,既占空间又压分量,勉强塞进特意购买的大旅行箱,却在机场托运行李时因超重而不得不忍痛割爱,只留下一本厚厚的《西方文论关键词》、李敬泽的随笔集《小春秋》和三本丹·布朗的小说,以备咀嚼海上无聊的时光。

做学生时,大家都是比着读书,对速度都比较敏感,就是要快。有人一夜之间就能看完一部部长篇小说,我却不行,天生的愚钝,读快了一来记不住,二来根本就读不快。一小时30页是本来的分寸,有时遇到好书更是忍不住逐字逐句地读,专注的目光仿佛要看穿字里行间的隐秘。如此,别人读三本,我只能读一本,被同学讥为“读书慢”。大学4年下来,书单上的一大堆自然不少。以至于文友相聚,谈到某些没有读过的经典名著时,脸上不禁一阵阵地火烧。阅读速度成为一种焦虑,直到现在依然困扰着我。

在“远望号”的图书馆借到一本梁文道的《读者》,开篇就讲到了“书名学”——不用读书却可以谈论书。经典到了《红楼梦》这地步,世间真正通读过的人却并不多,读通了的就更少,但是大家都知道《红楼梦》是怎么回事儿,故事梗概都可以倒背如流,曹雪芹其人其事都可以侃侃而谈。“书名学”并非贬义,无非是指明了现代社会人与书的既相非来来自于又在书单上打了一个“勾”,读罢掩卷之时,往往就是将书束之高阁之日,即便经年,也不再触及。相反地,有些书即便不读,但却时时刻刻都在吸引着你,那书就这样静静地立在书架的某层。无论时光怎样地流逝,世事如何变迁,那书永远在你心上,不曾离开须臾。在书房的角与心爱的书对坐凝望,目光中流淌过多少岁月。那是一张从孩提时便拥有了的船票,转眼20年过去了,那个男孩儿依然保持着时刻准备登船的姿势。

海况好时,“远望号”常会在海上漂泊,一来为了省油,二来为了检修设备故障。没有了动力的船在风平浪静的洋面摇曳,没有了24小时不间断的主机轰鸣声,也没有了船体与波涛正面冲突的撞击声,推开舷窗,只有仔细聆听才能捕捉到微风拂过舰体所产生的气流声。此时正在读董桥的随笔集《旧时月色》。这本书是从“远望三号”夏正如政委的书柜中翻到的,手札短文,记叙的是人生的零碎片段和心情,长不过两三百字,短则千八百字,字里行间透出人生迟暮的豁达与沉郁。所记人事当真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文玩赏鉴、诗词应和、家学传承、藏书轶事,处处散发着贵族气息。董桥和梁文道、李敬泽等都是写书的高手。与梁文道浓浓的西洋味、厚厚的港台腔、重在时代感和信息量不同,也与李敬泽的幽默智趣、独出机杼的观点和俏皮华丽的语言相异,董桥学养深厚且阅历颇广,其书话更透着一股人情味和烟火气,前朝遗民的心态、对古物旧事的心仪使其书话染上了一层历史昏黄的怀旧感。此等好书,每天只读上几篇,竟然“不忍卒读”,希望将与此书缘分尽量延续得久些才好,是为刻意地“慢读书”。整个人沉浸在书中营构的迷人情境,想象着南洋热风、台湾暖阳、伦敦冷雨、香港繁花和大陆月色,心中竟也生出如舷窗外南太平洋般平淡冲和之静气。

董桥的一生辗转南洋与西洋,老来往返台港与大陆,以纯粹文人之心态读人、读诗、读史,迟暮之年终于养出如古玉沁色和檀木包浆般迷人的冲淡典雅的文学字,没有累于做学问之埋头,没有困厄于谋生计之奔波,用一生的时间读人情与文化这本“慢书”,远离功利,无所谓终点,就这样慢慢走来,回首过往,竟也觉得时事迁移、物是人非。“读慢书”凭的是眼光和品位,更要有三分与书俱来的贵族血统,这般的福气并非人人都能消受,实乃可望而不可

即也……

海鸟与船

置身茫茫大洋,经常会感叹,海天之间除了我们的船在孤零零地航行,别无他物。这只是人的一种感官判断,源于长时间出海内心深处积攒起来的厚重的孤独感。偶尔看到一条飞鱼或是一只海鸟,船员们都会兴奋地一路小跑取来相机拍照。此时,那条飞鱼或那只海鸟就成为了“他者”,因为它的存在,似乎证明了我們自身的“存在”。在那一时刻,那种看到生命环绕自己身边的幸福感,让我感动。由此我想到,孤独感的累积会转化为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情感与精神的力量,这个时候所需要的就是心灵的支点,一旦寻找到了这个支点,就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力量。

进入南太平洋后,风平浪静,日子平淡而缓慢。一天清早大家正在小餐厅吃饭,“船头停着一只海鸟!”一个消息无声无息地从船头蔓延至了船尾,大伙放下碗筷,奔向船头。果然,一只海鸥正大模大样地蹲在船头信号灯的围栏上面,旁若无人地享受着清晨耀眼的阳光,边啄食清洁着周身的羽毛。不知从何而来,亦无法得知它要到何处去,这只海鸥如天使般降临到“远望三号”船,给这个平淡的清晨增添了几分热闹和诗意。

海鸥有着洁白的腹羽,背部纯黑,尖尖的长嘴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它美丽的翅膀,合在身体两侧,摸上去柔顺如丝。黑白两色的身形和长喙上的红色与蓝天碧海及白色的船是如此搭调,它就这样威风凛凛地立在船头,好像为“远望号”插上了一支生动而别致的船标。每隔十几分钟,海鸥就会展翅腾飞,绕着船盘旋一圈,看看有没有鱼儿露头,一旦发现目标,它会随时在各种高度上以随机的姿态迅速俯冲,一头扎进海里,转瞬之间又会扑棱着翅膀从水中一跃而出,叼着战利品飞回船头,独自享用。开始时还会为它担心,它那直直落水的姿态犹如自杀,到后来就只有艳羡的份儿了,羡慕它的来去自由,羡慕它的无拘无束。

一整天里,海鸥都是船员们关注的焦点。它的伙伴在哪儿,为什么独自飞到了船上,我不禁开始想象着它的来历和归宿。茫茫大海,当它疲倦时,也需要一个支点供它休憩呵,可这个支



远望五号测量船



仅是位政治老人,而且是一位权威的历史学家——他总在历史深处向后来者叙述: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一位人人打扮的小姑娘。

我终于明白了:历史如此,普天之下的喀斯特溶洞又何尝不是?

从此,天下美酒离我远去矣。因为,当美只有一种形式时,那一定是非美。而当只有一种形式的美不断重复自己时,那就一定是伪美了。

或许是物极必反吧?抑或是否极泰来?天生一个玉华洞,摇摇曳曳入梦来。

那其实是不久前,在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的一个夜晚,我与友人刚刚从灯火璀璨的金溪河畔摄影归来,忽然发现在柔柔的灯光下有一函幽幽的古籍在静静相候。上前一看,原来是一函印制十分精美的线装古籍《玉华洞胜景图》,不禁喜出望外。

这次自京城奔来闽西,所为何来?当然不仅是为玉华洞,但听闻此洞竟然发现于西汉初年而游踪未断,徐霞客亦曾在其“闽西游记”中有所称赞,更有始源于明历年间的《玉华洞志》——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如此年代久远的洞穴实属罕见,我终于是不能不来了。最起码,当一个多年心陷一个迷局时,心之常情是渴望破局而灵动起来的。更何况,人对至美的追求,永无止境。

灯下欣赏,这函玉华洞的胜景古图共80幅,皆为明代一位叫肖慈的当地雅士所绘。其图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从当时的县城出发到玉华洞旅游过程中的176处名胜古迹,并附有历朝历代文武官员或文人墨客游览玉华洞时所题写的很多诗词歌赋,真是图文并茂,世所罕见。

但百闻终须一见,第二天一早,我们按图索骥,首先在玉华洞口看到了曾先后就学于二程并留有“程门立雪”典故的“东南学者”杨时的题诗:“苍藤秀木绕空庭,叠石层峦拥画屏。”及至入洞,进口为“一扇风”,竟至风声不止,端的不同凡响。活泼可爱的导游姑娘吟古诗有赞:“一窍虚含万象空,扶摇不断四

时风。仙家待客无多物,凉风飏飏两腋中。”

自此,我们已身在“仙家待客”的玉华古洞之中了。前行未几,风止而溪流,分明又有潺潺之声悦耳入耳中。导游说,那就是“灵泉”了。复往前行,洞内小径盘曲,仙境迭出,大自然的的神奇造化,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在藏不洞,我们置身在晶莹剔透的海石花中,尽享亭台楼阁以及山山水水之逼真,我们甚至看到了七八丘翡翠色的梯田……在雷公洞,“峨眉雪”真是名不虚传。更有古诗一首琅琅而上导游之口:“吾闻峨眉六月积雪寒,欲往从之蜀道难。侧身西望路漫漫,古洞苍茫挂笏看。溶溶清影摇素壁,皎皎寒光落玉栏。”那天我们还陆续观看了果子洞、黄泥洞、溪源洞和白云洞,亦曾身临石泉和井泉等深不及膝的小阴洞。由洞而洞,或由河至河,我们所经之处皆高低有度、上下相宜,令人虽移步换形而始终沉于物我两忘矣。

惊殊玉华洞。后又忆及,当时我们在洞内所见大约有一百多个石灰岩溶蚀而成的景点,其中尤以“荔枝柱”、“凤泪烛”、“仙人田”、“幔天帐”以及“仙钟”、“仙鼓”等景点最为形象逼真,几可令人过目不忘。而所有这些莫可忘者,此前一晚,我已于旅舍灯下观古图时,了然于胸也。

难忘“远望”,难忘远航

当杨利伟、翟志刚等航天员搭乘神舟飞船遨游太空之时,当嫦娥卫星九天揽月之际,全世界亿万双眼睛都会聚焦于发射场区,指挥大厅,而没有谁会注意到屏幕左上角有一行小字“长江#号”,它就是“远望号”测量船的代号。观众们一次次看到沟通天地的画面,听到连线太空的声音,都来自于它。“远望号”测量船之所以神秘得不为普通人所知,并非是因为它不在中国航天事业的现场,而是因为它只能在普通观众的视野里缺席。

我时常在各层甲板上晃悠,远远地观察着忙碌的船员。作为随船记者,我虽然亲眼见证了“远望号”测量船有史以来单次出海时间最长、航行里程最远、连续执行任务数量最多的诸多记录,亲历了“远望号”五战五捷新的辉煌历史,但我却无法充分而完整地履行自己的职业使命,无法让“远望人”的事迹以新闻的方式传播得更远。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坚持和努力使得关于“远望号”、“远望人”的文字能够以另外一种形式问世(长篇纪实文学《远航记》2011年8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或许这样一种远离了功利色彩和新闻时限的文字能够将我的体验和感动保留得更长、更久吧。

难忘的海上生活,不舍的“远望”时间。我从不写诗,却体验了最富激情的生活,我从不画画,却见证了最浪漫奇崛的自然画卷,难忘“远望”!难忘远航!

沈虹光说戏

宜城的戏

搞戏很难,尤其是小小的县剧团,先要筹钱,有了钱才能请编导,这只是第一步,后面的麻烦还很多。宜城排了个《宋玉悲歌》,把苦头都吃遍了,参加省里的地方戏艺术节,得了奖,还算没有白忙活。

《宋玉悲歌》的女主演姓胡,容貌秀丽,唱功也好。一次晤谈,知道她还是剧团团长,除了自己唱戏,更要操心老老少少几十口子吃喝拉撒。她不大好意思地撩起额发道:“我这儿早就白了,平时都要染的。”胡女士最操心的还是戏。《宋玉悲歌》之后还排什么呢?宋玉是宜城人,延续宣传本土名人的思路,有人提到张自忠。

抗日名将张自忠是在宜城殉国的,那是抗日正面战场的一场大战,侵华日军为了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投入兵力达30万,战况异常惨烈。张自忠很辛苦,从1938年首战淝水,到打滕县,援临沂,徐州撤退时还掩护人家先走,自己断后,奔五的人了,连续的恶战,身体和精神的负荷可想而知。及到宜城,又以兵团长兼集团军总司令之身,亲率手枪营直抵前线,十余天里昼夜苦战往返拼杀,直至弹尽力孤,被日军包围在宜城南瓜店的长山上。

“据日方资料,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威严的目光竟使藤冈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未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拼全力猛刺,那军官高大的身躯终于倒下。这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四十多年后张自忠的卫士来宜城现场回忆说:“有人曾建议撤退。张总司令火了,大声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当总司令的遇到危险就可以逃跑?我们的命是命,战士的命就是土坷垃!”

他是可以不死的。他身经百战很会打仗,即使被困在长山上,经他安排保护,苏联顾问和总部非战斗人员也是脱离了险境。但他就是不走。

“七·七”事变之际,他曾受命在平津任职,遭受误解和唾骂,忍辱待时。当他逃离北平终于回到自己的军部,而对士兵们凶狠的目光,他没有辩白,只说:“今日回军是要带大家去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我们死在什么地方!”士兵们顿时泪光一片。

翻看一些回忆文章,发现张自忠沉稳,言语不多,礼貌待客时也只是微笑。放开了笑只有两次,一次是军械强大的敌人迫近时,他跳出战壕振臂高呼,看到恐慌的士兵转而镇定地迎着炮火跟随他冲锋时,他哈哈大笑,说:“好样的,这才是我的兵!”另一次就是在长山。身上淌着鲜血的他也笑得豪迈,边笑边调侃卫士:“哭什么?我现在是上将,上将的葬礼一定很隆重吧?”

他的部队在宜城及钟祥、南漳、荆门、京山、当阳都有战斗和移驻,军纪严明有口皆碑,老百姓中流传着很多小故事,称他是大忠大义的关公转世。兵士们也爱戴他,做了好事,是“先总司令教导的”,有坏处,就是“对不起先总司令”。张自忠殉国不久,就有百姓和士兵自发地在山包上垒石立碑,战争中的搭建都很简陋,但人们心中,这是最宏伟、最庄严的纪念馆。

在宜城待了一天,晚上看剧团演出,均是日常演出的节目,歌舞说唱和小戏都清新可喜,演的看的都不辛苦。想到剧团搞戏,还是力所能及、有益日常演出为好。张自忠在宜城有那么多的故事,如果能编成生动好听的段子四处传唱,即使不参赛不获什么奖,对世道人心也大有好处,与豪华的大制作相比,实在是经济划算得多。

行走

惊殊玉华洞

□李林栋

游历山洞,即便是游历洞甲天下的“喀斯特奇观”,于我来说,也基本上是没有什麼吸引力的。

这自然是有缘故的。那是很久之前,我与一个名闻遐迩的洞洞邂逅,那是一次亲密的接触,就如一个人间处子和一位自然美女的初恋,却不幸地被某种“第三类主宰”搅了局。当然,这种认识完全是“事后诸葛亮”的。我当时身在此“局”中,自然“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记得,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从“上山下乡”的地方回北京探亲,半道上“中转签字”到一个著名的喀斯特溶洞去玩。当时游人很多,一位表情不那么丰富的姑娘不断用她那根红色讲解棒牵引着大家的视线:“你们看,千条万条,这里是毛泽东思想第一条”;“这里,英雄的勘探队员们,你们看,他们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在深山探宝”;“这里哪,是人民公社的黄瓜和西红柿大丰收”;“还有这里,赤脚医生们正在采集当归、三七等名贵药材”……

当时讲解员真是讲什么像什么,而我和很多游客一样,当时深信不疑她是在像什么讲什么。生命正正当当年,祖国也是日新月异,我陆续陆续主动或被动地又游览了些“四化洞”、“改革洞”,或者是“高科技洞”,甚至是“只有一个地球洞”等等,到最后我终于明白了:那位搅我“初恋”之局的“第三类主宰”,不